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第二回 轉天心名士唱刀環 入皇都庸奴求副憲

且說江南山見了將軍，將軍卒然問道：「你可曉得有廷寄麼？」那時江南山摸不著什麼事情，呆呆的還未答應，將軍便吩咐手下差官，擺了香案，請出一封廷寄，高高的供在中間。將軍立在側首，高聲宣讀。江南山俯伏在地，聽將軍讀完了，方敢謝恩起來。你道這一封廷寄，說的什麼事情？原來皇上自從從江南山充發伊犁之後，心上已經忘記了這個人兒，忽然有一天，在摺件裡頭，又見了恪親王的參摺，並江南山的言事書，那書上的話兒說得十分激切，看了一遍，不覺又有些恨起這江南山來，有意叫他吃些辛苦，特為為的發了一封廷寄給伊犁將軍，叫他等江南山到了戍所，著他嚴加管束，並著不許飲酒，不許作詩。這江南山一生最愛的是飲酒吟詩，現在這麼一來，直把他拘束得路也不敢多走一步。幸虧將軍愛他的才情，敬他的名氣，待他倒也不錯，又撥了一所極大的房子，給他祝江南山正在窮途，得將軍這樣的待他，也就算知己之感了。按下一邊。再說一處，只說京城裡頭，自從江南山充發之後，連月不雨，竟是大旱起來。皇上親御天壇求雨，也求不下一點雨來。

京城內外，人心惶惶，搖惑不定，大米每包竟賣到十六七兩銀子。就有一班篤信理學的科道官兒，上書言事，說是半年不雨，畿輔洩災，一定是刑罰裡頭有了什麼冤枉，就把江南山保在裡頭，要請皇上不記前愆，把他赦回覆用。摺子上去，皇上本有赦他的意思，又有恪親王和陸中堂兩人，和他排解，居然准了下來，把江南山在伊犁赦轉，但是沒有開復他的原官，只把他放歸田裡，差不多就是個回籍閒住的處分一般。這個賜環的信息，到了伊犁，將軍也甚是代他歡喜，連忙傳了江南山來，告訴他。江南山聽了，自然不消說是感激涕零的了，當下謝了將軍，又收拾了行李，歸心如箭的，立刻動身。回去也不進京，竟回到常州原籍，懇懇切切的寫了一封信給陸中堂，說明不再進京的話。從此江南山住在常州，只和著一班故友，潮風弄月，嘯傲煙霞，倒也無拘無束的，十分自在。只是有一件苦處，江南山本來是個寒士出身，點了一個窮翰林，又沒有什麼出息，遇了這一場蹉跌，回到家中，依然是兩袖清風，一船琴鶴，那日用支給漸漸的便有些敷衍不來。還虧有一班同年故友，一個個都放了外官，也有督撫，也有司道，曉得江南山的家計不佳，逢年過節，都寄些別敬給他，一百兩二百兩的不等。江南山借著這些同年的分潤，歷年敷衍下來，倒也不愁空乏。

看官請想，這位南山先生，這樣的風骨嶙峋，性情兀傲，該應他的子孫，也有些像他的人品，不至於做出什麼卑污齷齪的事情。不想傳了兩代，傳到他的曾孫叫做江念祖的，竟做起大逆不道的事情來，弄得人人唾罵，把他當作個中國的好細一般。你道是怎麼的一回事跡，說也話長，待在下把他的歷史，一一的鋪敘出來。

這江念祖生長常州，卻是南山先生的嫡派曾孫，表字叫個穎甫，少年聰俊，權術過人。仗著一點小小的聰明，自己就龐然自大，憑你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他卻正眼兒也不來看你，總說世界之內，只有他自己一個人，是有用的人物。正經書史之外，又歡喜弄些雜作，看些新書。那時風氣初開，正在紛紛的講求新學，江穎甫也買了兩部時務新書用心研究，曉得了幾個國度的名目，又學了幾句歐皮西提的西文，便居然自命為應世之才，真是高見風雲，俯視一切，沒有一個是他看得起的。也有些世故深沉的戚友，見於他這樣的狂態逼人，不免背後大家議論，當面卻沒有人去得罪他，只是付之一笑罷了。江穎甫到了十八歲上，娶妻談氏，和穎甫同年，生得態度妖嬈，性情流動。嫁了過來，嫌著穎甫的相貌不好，眉橫殺氣，眼露凶光，一張蟹殼臉兒，一付鬆段身體，更兼脾氣不好，動不動一味咆哮。這位談夫人見了丈夫這個樣兒，悶在心裡，說不出來，漸漸的夫婦之間有些不合，鬧了幾場口角。江念祖便賭氣娶了一房姨太太，把一切家事都交給姨太太掌管，正室夫人反撇在一邊。就是這樣過了幾年，江念祖想，坐在家裡，坐吃山空，漸漸的饜飢不繼，終不是個了局。要想出門謀食，又沒有可去的地方，千思萬想，被他想出一條門路來。他曾祖南山先生雖然死了多年，卻有一個年姪，叫劉省吾，現在年已七旬，做過一任藩台，內轉了個四品京堂，現任都察院副都御史。江念祖的父親慕廬公在日，還和劉省吾常常有信往來。

江念祖想出了這條門路，便湊了幾百兩銀子的盤纏，摒擋行李，迳到北京，尋著了劉省吾的寓所，整頓衣冠，前去候見。起先投了帖子，門上的家人，見他土頭土腦的神情，有些不願意和他通報，含含糊糊的回報了他一聲，說什麼大人今天有公事，不能見客，你請明天來罷。江念祖一連來了幾天，老見不著劉省吾的面，江念祖發起急來，只得送了他們幾兩銀子的門包，又把自己的家世來歷，細細的和他們說了一遍，門上方才替他回了進去。不多一會，裡頭有個執帖家人出來，把江念祖請了進去，直到簽押房內，見於劉省吾，正在那裡檢點公事。江念祖抬頭一看，只見當窗桌上，斜坐著一個七旬上下的老頭兒，銀須白髮，道貌偉然。見了江念祖走到面前，方才慢慢的立起身來，料來一定就是劉省吾了。江念祖平日之間雖然目空四海，卻只是坐井觀天，沒有見過什麼場面，此時見了劉省吾這般氣派，不免倒有些心上慌忙，連忙搶步上前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。劉省吾見了江念祖，卻甚是謙虛，滿面春風的還子一個半禮，連聲請起，把江穎甫扶了起來，坐在一邊。家人送上茶來，劉省吾笑道：「我們三代故交，見面不說套話，我就不送茶了。」當下劉省吾和江穎甫細細的談了一回，意思卻甚為關切，問問他的家計，又探探他的學問。江穎甫初見長者，說不出什麼話來，面紅耳赤的勉強回答幾句，又把自家的來意說明，要求劉省吾替他薦館。劉省吾一口答應，並不推辭，只叫他回去在寓中少待，有了機會，再想安置的法兒。江穎甫聽劉省吾竟不推辭，心中大喜，諾諾連聲的，告辭回寓。劉省吾還自己到他寓內，回拜了他一趟，又請他吃了一頓便飯。不料這江穎甫一連見了劉省吾幾次，覺得和他熟了，便不知不覺的故態復作起來，時常對著劉省吾，譏刺時政，信口罵人。劉省吾見了他這樣的狂態向人，早曉得他是個狂妄無知的人物，把那以前的一團好意，銷滅了好些，便存了個不肯照應的意思。無奈前幾天已經答應了他，不好無緣無故的中途反悔，心中暗想南山先生這樣的一個好人，怎麼竟出了這樣的後代！如今他趕進京城，要求我和他薦館，我一時不曉得他的為人好歹，只說是南山先生之後，一定是個好人，一口就答應了他。但是如今仔細看來，他這樣的少年狂妄，全不懂什麼世故人情，這般性格，那裡好就別人的館地，卻叫我把他薦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為難了好一會，忽然被他想出一個人來，是台灣巡撫吳子銘。這吳巡撫是個軍功出身，從行伍累功一直做到提督，又從提督改了山東藩台，推升了福建巡撫，又調子台灣巡撫，卻是劉省吾在藩台上的門生，師生兩個，十分投契。這位吳中丞，雖是出身行伍，卻也熟諳政體，理事精明，只有一樁脾氣不好，性如烈火，動不動皺皺眉頭，就要殺人。做了他的屬員，一個個提心吊膽的，甚是害怕。劉省吾想著了這個門生，便想要把江穎甫薦入他的幕中，幫他辦辦什麼不要緊的筆墨。又心想道，這江穎甫雖然也有些小小的才情，卻是大言炎炎，目空一切，看起來也不像什麼真有經濟的人，現在我把他薦到台灣，叫他試試這吳子銘的脾氣，或者將來有些閱歷，成個有用之材，也未可定。想定主意，便寫了一封極長的信，給吳中丞，把江穎甫重重的托他提拔。寫好之後，便請了江穎甫來，和他說子。江穎甫自然感激，著實的謝了幾聲。隔了兩日，便辭別劉省吾，迳到台灣去了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起這位台灣巡撫吳中丞的履歷來，這吳中丞的履歷，甚是可笑。他本來是金陵人氏，從小父母雙亡，飲博無賴，專喜和一班市上的青皮，混在一起，呼朋喚友，道弟稱兄的，親熱不過。更兼生得身長面黑，力大身雄，同著一班光棍，拆梢打架，遇事生風。南京的人，沒一個不曉得他的名氣，見了他的影子，遠遠兒就躲避起來。他有一個母舅，叫劉益三，住在三牌樓，卻頗頗的有些家產。起先見外甥貧苦，原時時的幫助他些。當不得吳子銘今天也借，明天也借，借得他母舅急了，便向他發話道：「你也這麼大的年紀了，成天的不務正業，游手好閒，只和那一班不長進的棍徒，攪在一起，你們有錢的時候，大花大用，那裡認得我這個母舅？如今沒有錢花，就來尋起母舅來了。你想我小小的一個家業，老老小小，養著無數的人，那裡禁得起你這般揮霍？說句老實話兒，你以後再來借貸，莫怪我反面無情。」吳子銘聽了賭氣和他母舅鬧了一場，有好幾個月不到劉益三家去。過了些時，吳子銘漸漸的忘了前事，又到劉益三家走動起來。劉益三雖是恨他，想著手足分上，也不好趕他出去。劉益三有兩個兒子，娶了兩個媳婦，

卻都是大家之女，儀容嫵婉，性格端莊。吳子銘往常時到了母舅家中，見於兩個表嫂，便要風風狂狂的說幾句笑話，兩個表嫂也不理他。吳子銘天天在母舅家中走動，脾氣又壞，一句話說翻了，提著拳頭就要講打，碰著他高興，還要闖進上房，和表嫂講些風話。劉益三也無可如何。有一天，劉益三的五十生辰，親友畢集，吳子銘少不得也在座中。吳子銘的酒量本來不好，多吃了幾杯酒，吃得大醉，又是六月天氣，坐在稠人廣眾之中，如何不熱？只見吳子銘兩眼朦朧，面紅頭脹，那頭上的汗珠子，竟有黃豆大小，亮晶晶的直滾下來。吳子銘本來是個性急的人，那裡忍耐得住，一溜煙撇了大眾，跑到裡邊。這個時候劉益三正在應酬客人，那有工夫理會。吳子銘醉得迷迷糊糊的一路腳步歪斜，闖了進去，一直闖到他表嫂房外，但見湘簾不捲，繡戶無人。原來那些女客都在內廳吃麵，裡面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。吳子銘不分好歹，闖進房中，一屁股就坐在牀上。看著那羅帳微開，銀鉤低掛，鋪著一領龍須席，放著一對花藤角枕，薄薄的兩條紗被疊在裡牀，枕簟滑潔，花氣中人，真是十分精緻。吳子銘此時，忘其所以，腹中的酒，直湧上來，就有些支持不住，便想就在牀上睡他一覺再說，又因天氣燥熱異常，把渾身上下的衣服一齊脫去，脫得一絲不掛，竟是精赤條條的，歪在牀上，曹騰睡去。一霎時夢魂栩栩已入黑甜。

不說吳子銘在表嫂牀上睡著，只說他表嫂在外面應酬了一會，偷個空兒，要到自己房中歇息。不料剛剛走進外房，就聽得鼾聲雷動，不曉得什麼人睡在裡邊，還只認是自己的丈夫，吃醉了酒，睡在牀上，萬想不到睡的竟是吳子銘。當下他表嫂輕移蓮步，走進房中，只覺得滿房酒氣，薰得心上作惡起來。

正是：屠狗賣漿之輩，亦有英雄；銀牀錦帳之中，忽驚臥虎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